

琉璃廠小志

111
1191
—
174

琉 璃 厂 小 志

孙 殿 起 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琉璃厂小志

孙殿起辑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5 6/16·插图：1·插页：4·字数：362,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1071·20

定价：(7) 1.65元

出版說明

自清朝中叶起，北京的书店和字画、文具等业逐渐集中在琉璃厂一带。百余年来这里形成了文化市街，它不仅在北京有名，在全国也是著称的。同时，每年新春，厂甸有集市，书店和其他商业都在此设摊，游人极多，成为北京的岁时盛事。因而清代以来，有关琉璃厂的吟咏记载散见于各家集内和报刊上的很多，但过去还没有人整理过。

本书是前琉璃厂通学斋书店孙殿起先生用了很长时间所搜集的资料，有的是摘自书刊，有的是访问所得，其中除包括有关琉璃厂书业情况和变迁、厂甸风光、书画题跋以及当时文人故居等资料外，还有关于慈仁寺、隆福寺等处书店的记载。绝大多数诗文是写于清代的。

孙殿起先生在琉璃厂几十年，平日留心书籍，曾出版过「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和「清代禁书知见录」各书。本书是他随见随录、零星抄存的，凡有关琉璃厂和书肆的文字，虽属点滴，概予收入，原稿未及整理，孙先生即逝，孙先生故后，经他的外甥雷梦水以及张次溪、陈怀谷、赵羨渔先生略加整理，分别门类，编成此书。

我们出版这本书，仅是提供有关琉璃厂的一些原始资料，供研究者做参考。至于章节编排，都依原稿，未作更动。

編纂凡例

一、本志所輯資料，博采約取，力求翔實。凡詩文筆記，或諸家志乘中有與琉璃廠及北京書市有關者，皆在取材之列，并按其性質分章。

二、琉璃廠書市历年最久，享名亦最著，海內學人研究典籍，罔不于此求之。广安門內之慈仁寺，清初亦有書市，為時虽暫，而流風余韻，屢見于前人記述。東城隆福寺街書肆林立，盛況仅亞于琉璃廠。九城各巷，若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北新橋、宣內大街、地安門大街及以前之護國寺、宣內海市街等處，亦皆有散設之書肆，例得并存，附于有关各章后。讀者于此，可得北京數百年來旧書業之全貌。其他若字畫、古玩等業，間亦附录一二。

三、北京旧書業及字畫文玩，其所操事業，率皆師弟相傳，各有淵源，茲將其師弟系統，詳為編列，以書業為文化事業中之主要部分，故名之曰販書傳薪記，而以字畫文玩等業附其后。編排次序，大致依各店鋪開辦年月之先后，間有一店數易其主而店務不改，則續于其后，不另起訖，皆述至民國丙子年（一九三六年）為止。

四、本志所記書業，以旧書為主，至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及其他新書肆，因非旧書系統，故不列入。

五、有关琉璃廠古迹及書市紀述之專書，其罕見者，收入附录，以廣流傳。

目 录

編纂凡例

琉璃厂示意图

第一章 概述 附叙厂詩輯 一

第二章 时代風尚 附瑣記 七〇

第三章 书肆变迁記 附古玩业、其他行业 九一

第四章 贩书傳薪記 附古玩字画等业 一六三

第五章 文昌館及火神庙 附慈仁寺书市、杂事詩輯、琉璃厂附近之名迹等 二三四

第六章 学人遺事 附訪书瑣記 二七九

附录

琉璃厂书画題跋汇编 三五

海王村所見书画录 四〇五

海王村游記 四二六

漁洋山人故居遺藤杂咏 四六〇

第一章 概述

琉璃厂，辽时京东附郭一乡村耳，元于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清乾隆后，渐成喧市，特商賈所經營者，以书鋪为最多，古玩、字画、文具、箋紙等次之，他类商品則甚少。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无不求之厂肆；外省士子，入都应試，亦皆趋之若鶩。盖所謂琉璃厂者，已隱然为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聞于首都，亦且馳譽于全国也。茲特汇集古今关于琉璃厂事迹之記述，以供后人研究琉璃厂历史变迁之参考。所收資料，首重全面，其記叙某一部分之資料，則列于次要。

琉璃厂沿革考

張 涵 銳

琉璃厂，在辽时，地处京城东郊，野曠人稀。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窑工取土于厂中隙地，于地穴下得李内貞銘石，有埋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等字，始知地即辽之海王村也。旧有延寿寺，寺基原极广廓，东至五斗斋，西至方壺斋，故老相傳『东有五斗，西有方壺』，即指此。厂址則北至西河沿，南至庄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至南、北柳巷。厂甸中間有桥一座，桥北即琉璃窑。今則仅和平門外，从西河沿以南，直抵琉璃厂中間（南新华街北口）南北十字路口一带，始称厂甸。

自厂桥以东，俗名厂桥东，西称厂桥西，直至清中叶，仍是荒村景象。在元代（一二七七年——一三六七

年)官方开始在此建立窑厂,制造琉璃瓦器(按:一九五三年,北京师范大学在此增建房舍,开基取土时,发现琉璃磚瓦及磨制瓦浆之大石磨盘数座)。

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設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工到西山采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燒制。緣元代由此地至西山,水道暢通,可以用船只启运也。

至明代,琉璃窑規模更为扩充,向由宮內太監掌管窑厂。清代仍如明旧,有时兼派工部郎中分掌各职。

琉璃厂窑所制器物,有背兽、仙人、走兽、垂脊、攢头、掬头、套兽、吻匣、合角吻、勾头、滴水、正当勾、斜当勾、压带条、平口条、門当花、扇面、穿花龙扇面、花榴带、花欢門等类花样,以及其他器物。按制造所用原料,乃一种白色軟石,质細色白,由山中凿挖以后,碾成細粉,再和泥成浆,以脚踏之,使其糅潤粘合,捏成各式磚瓦形状,曝于烈日之下,使其中水分退淨,再以細刀鐫刻各种花样,复置于阴凉处,然后始能入窑。至于琉璃之色彩原料,多系金屬矿质,絕非植物色素,例如綠色乃取銅中精华,藍色乃洋素翠料,此項材料,出自龍門之赤城,所稱紫石者是也。以水和金屬矿质之色素細研成浆,調以馬牙石,成后則可閃爍发光。凡用琉璃瓦盖成之殿宇屋頂,終年累月暴于風雨烈日中,而永不褪色者,以色彩融合在矿质分子中,故經久不变。按琉璃厂所制器物方法,昔人曾編有专书,名琉璃志,所記极詳,虽至微如每件磚瓦以及各种器物之尺寸质量、售价,皆有詳細記載,惜出书极少,流傳不多。

明末詩人吳梅村詩集中,有咏及琉璃厂詩云:『琉璃旧厂虎坊西,月斧修成五色泥。徧插御花安凤吻,絳

繩扶上广寒梯。』所称旧厂，当是彼时早已知名。吳梅村故宅在驛馬市魏染胡同，即窑厂之西南約半里許，彼时居民不多，房舍亦少，可以遙望也。

明代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七日有灯市，向在东华門一带展出，随后漸漸延長至灯市口。清初，南移于琉璃窑前，搭棚懸灯，一时称盛。日間窑厂之前，百戏杂陈，鑼鼓震天，游人紛集。同时为适应社会需要，出售书籍、字画、古玩、儿童玩具及各种食物攤，鱗次櫛比，此即厂甸市集之开始与书肆之来源。

北京书市之变迁源流，有資料可考者，远在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中有述及北京城内鬻书情形，盖即琉璃厂书市之濫觴。吾人欲知北京书市，溯本求源，当以此段資料为最早。胡氏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礼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会試举子，則书肆列于場前。每花朝后三日，則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濬五日，則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自中貿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书其一也。』当时书市在內城者，即今前門內及东城之灯市口、西城之城隍庙街一带。

清初书市，移于南城广安門內慈仁寺，今名报国寺。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己亥于慈仁市上見客氏拜三字名刺，朱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又香祖筆記云：『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云集，慈仁寺书攤只五六，往时間有秘本，二十年来絕无之。』此即城南有书市之始。所称往时間有秘本，二十年来絕无之，則货源漸稀，秘本难得，可知慈仁寺书市在彼时已漸步入衰落之境矣。

琉璃厂书市发展时期，当在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四庫开館之日起。当时参与工作者，多系翰詹中人，且多寓居宣南，而琉璃厂地点适中，与文士所居密邇，又小有林泉，可供游賞，故为文人学士所常

至，书市乃应其需要而設。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注云：「乾隆癸巳，开四庫館，即于翰林院藏書之所，分三处：凡內府秘書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內有摘鈔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間藏書为一处。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茶飯，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閱某書应考某典，詳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訪之。是时浙江书賈奔轅輳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云云。所称校閱某書，应考某典，詳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訪之，可見当时琉璃厂书肆藏書之丰富。而四庫全書之成，浙江书賈搜集之功，亦复不淺。

琉璃厂早年規模較大之書店，首数老二酉，起自明代，至清末始歇业。乾隆时琉璃厂书肆情况，益都李文藻所著琉璃厂书肆記所載頗詳。李氏文中，叙及当时地方情形，为考早年琉璃厂沿革風物所不可忽略者。文曰：「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东西可二里許。……桥居厂中間，北与窑相对。桥以东，街狭，参以卖眼鏡、烟筒、日用杂物者。桥以西，街闊，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票、刻板鐫碑耳。近桥左右，……遇廷試，进场之具，如試笔、卷紙、墨壺、鎮紙、弓綳，叠褥，备列焉。」

乾隆三十四年以前，琉璃厂书市情况，略如上述。茲补述琉璃厂地区景物，亦談琉璃厂史者所不可不知也。自明季清初，琉璃厂一带，仍存在辽京东郊时况味，至清中叶之后，始漸成鬧市。其資料散見于前人詩歌中者，清初龔鼎孳琉璃厂眺月同伯紫孝阿詩中有「……林塘意外幽。晴沙初吐月，高树总浮秋。捫蘿石磴寒，山容薄醉看」等句，惟所称林塘高树、老蘿石磴等景物，已渺焉弗存，土山亦被剗平，更无从西囑香山叠翠矣。又魏象樞琉璃厂見白鸚鵡有感一詩，可以考見厂甸在二百年前密林深处，曾有販鳥之市；詩中有「秋云高漠漠，是尔入林期」，藹然仁者之言，有无限情怀，寄于微禽，亦惟野曠之区，能見秋云高飞

也。又康熙时汪文柏之庚辰秋琉璃厂监造屋宇册籍走笔书怀诗，对于清朝入关后琉璃厂变化情形，言之历历如繪；而琉璃厂一带平民之苦况，更能描写尽致，将此反抗心情，傳之詩篇，尤难得也。詩曰：『有明戶口聚，九門患居民。皇朝定鼎初，出令从城闔。園地分八旗，天兵为比邻。外城足官地，架屋許都人。所以琉璃厂，衡宇如魚鱗。生聚六十年，結構非无因。秦魯豫吳越，黔蜀楚粵閩。九州同复載，率土皆王臣。竭来多僦寓，名利羈其身。土著取租值，微薄堪养亲。若論公家地，履亩稅始均。遺民費資斧，庀材及陶甌。奈何起閭架，此議太不仁。况有杂徭苦，露肘衣悬鶉。皇恩方浩浩，四海蠲租頻。如何輶轂下，翻令人叹呻！余有守土責，实难减我唇。不顾司空怒，痛哭为具陈。体君爱黎庶，岂愁大吏嗔。位卑耻无权，有志終不伸。聊成五字詩，語鄙意頗真。倘值采風者，为我献楓宸。疲氓得苏息，霜霰回阳春。』又乾隆时楊道生九日偕薌延登琉璃窑土山迟近园不至詩云：『夕阳在林杪，往往从幽步。今日继斯游，登高正宜賦。虽无岡巒势，頗得烟霞趣。之子期不来，白云随去住。』亦可見彼时之土丘，尙可一登也。又同时洪亮吉十五夜琉璃厂步月詩云：『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帷車排巷窄，社火压場圓。浊酒呼朋飲，奇聞借客傳。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肩然。』彼时盖已步入鬧市阶段。而殘存松楸廢冢，尙未尽除；見于嘉庆时蔡蘂月夜游琉璃厂后山詩云：『步月城南隅，行行到山嘴。一徑入松楸，高塋訝新起。』亦实录也。又同时人張尹登厂阜記中云：『寓居琉璃厂仁威观之呂祖祠。琉璃厂者，京师雅游之所，东西两厂門，中去一里許，无杂物，悉列書籍、图书及鼎彝諸古玩器，以屬于观門之外。观之内，一二道士亦不俗，时聞琴声鏗然。祠为观別院。自余与二僕口語才歇，便寂如野处。又旁出門，向西山，每当日入月出，山景浮来，扑瓦上，一市蒼然。观右有閣，顏曰瞻云，乃厂正門也。时有工部郎騶从呵斥，不得入。十月十一日

乃游焉。黃碧盈目，悉成龙凤花卉之狀，所謂琉璃者也。周遭數里，中有一小阜，高丈許，登之則西山蹲其側，諸省府悉綴于南，凡予曩所游，咸在空濛中，以神來會。北向則宮闕參差，列于天半；……『可見當時窑厂門禁森嚴，平時禁人入內，非至十月十一日不得入覽，惜無人考定十月十一日究為何之典制也。』

厂甸早年風光，及新年中出售兒童玩物之品種，散見于詩文中者，有明代刘侗等帝京景物略中之春場篇云：『東之琉璃厂店，……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別有銜而噓吸者，大聲咪咪，小聲啍啍，曰倒掖氣。』此明代琉璃厂市所售之兒童玩物也。又龔鼎孳有初春琉璃厂灯市肇開觀者甚盛詩云：『天寶傳遺事，华灯帝闕東。即今多錦樹，依旧領春風。簫鼓千官暇，樓台百戏中。小侯金彈子，斜日落雕弓。』所叙灯市情景，历历如繪。宋鞏筠廊偶筆有倒掖氣条云：『京師琉璃厂，有賣倒掖氣者，刘公馥秋部买得一枚于馬上弄之，謂汪茗文民部琬曰：此事可入彈章』云云。此物究屬何形，有何害處，今已无考。又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頃于琉璃厂見一鬼工球，对心四寸許，牙色微黃，共十三层，以銀針撥之，层层可轉。』此物当系粵東所鑄象牙球类也。又吳錫祺有正味斋日記云：『新年朝元会罢，士大夫联裾接轡，以纵游观，至收灯而止，謂之光厂。百戏之屬，則有演書、跳毬、料虎、馴熊、幻技、乔妝、旁变尽巧。』按向聞光厂之名，今始有征。又潘荣陛帝京岁时紀胜云：『琉璃厂在正阳門外之西。厂制东三門，西一門，街长里許，中有石橋。橋西北为公廨。東北樓門上为瞻云閣，即窑厂之正門也。厂內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濃阴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數十仞，可以登臨眺遠。門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云集，灯屏琉璃，万盞棚悬，玉軸牙签，千門聯絡，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周广业过夏杂录云：『正月朔至十七日，琉璃厂市集最盛，书画珍玩花木俱在火神庙。百

戏杂物，在厂桥北隙地。『劳之辨静观堂詩集中有琉璃行云：『长安游冶兼佳丽，春日春風盛鳴曳。白雀爭燃蓮剎灯，青蛾竟訪梳台髻。正阳門外開元宵，金犢花驄意气驕。十里香尘迷錦幃，三更烟火走虹桥。繁华更数琉璃厂，五色云中黃赤壤。装得龙楼帝子居，燒成鴛瓦冬官掌。人工天巧让皇都，賽月光侔不夜珠。琥珀枕由脂作骨，琉璃钟是玉为肤。陶中变化多奇異，娛人能懷儿童意。鸞篋吹来关塞声，葫芦現出魚龙戏。官署前头作广場，鼎彝书画布成行。子卿善相君平卜，列肆垂帘一一忙。踏歌連臂无休歇，为趁兰灯并华月。玉漏頻移纵胜游，金吾不禁因佳节。僦居两載厂門东，去年年来叹轉蓬。君不見彩胜銀幡仍似昨，春寒又起落梅風。』又王鴻緒燕京杂咏詩云：『官厂玲瓏百物奇，琢成冰玉竞春嬉。豪家买得琉璃扇，珍重風前付雪儿。』所說官厂，即指琉璃厂。琉璃扇之为何物，其质与形，不可考矣。以上为明末至清代乾嘉間厂店情况。

道光前后，有方朔金台游学草厂肆篇云：『都門当岁首，街衢多寂靜。惟有琉璃厂外二里长，終朝車馬时馳騁。厂东門，秦碑汉帖如云屯。厂西門，书籍箋素家家新。桥上杂技无不有，可嫌不見何戏惟喧声。搏土人物飾綉服，剪彩花卉安泥盆。紙鳶能作美人与甲士，儿童之馬皆为灯。一沟两岸香車滿，輿人拥处惟余喘。未解来意亦何为，油壁珠帘跃至晚。寸土尺地皆黃金，火神庙前摊如星。順道斜入山門去，美哉士夫宜此行。左右不外书画耳，妙能雅俗兼古今。赵子固兰頗有致，米友仁山或存形。松雪行楷間亦是，衡山华亭尤多书以僧。最可笑者徽宗鷹，宣和玉璽朱描成，并跋百軸茲最神。此間虽曾栖道君，作虜未必常心清。纵或心情斯岂真！』（原注：宋徽宗为虜北来，金人安之于延寿寺。欽宗时至云中，續由云中迁燕，与徽宗共居于感忠寺，后始至霅郡与五国城。今厂之左右，皆延寿寺基也。今見鷹旁款題

宣和御筆寫于燕山，共數十幅，此幅覺尤神俊，故如是云。諸城相國固近人，冷金箋字多偽成。俗手只云摹賀捷，不知枯中含腴，盡如書種之精神。后院团团多宝玩，品隲五陵年少慣。羨他豪士劇風流，携回漢鏡兼唐劍。书生逐隊亦何欢，除夕修錢剩百千。笑談偶挈鷄林使，买得江南未見編。（原注：庙中奇书尤富，高丽使臣多环书走，余适衣冠过此，渠云：君系文职武职？余云：岂有武者翻书不置耶？渠亦笑颌，遂各买书数部而归。）又方元鵬琉璃厂观百戏詩云：『天街雪后晴泥融，馬蹄絡繹嬉春風。廣場綿蕞圍百步，日高伐鼓聲銅籠。妙手先呈腕珠技，宝腕长竿仆复起。痴猴假面絕倒人，瓦伶木偶嫌非眞。于菟牙眼吁可怖，調伏不殊狗与兔。亦有孤熊饒舐掌，筋斗緣幢自来往。竿木隨身各自忙，諧謔休笑侏儒倡。世間优孟衣冠伪，我亦相陪百戏場。』又梅曾亮厂甸詩云：『風光引逐众人行，半是車声半市声。我惜春忙人怕緩，燒灯时节卖風箏。』又蔣霽燕台杂咏云：『廣場百戏上元齐，灯影輝煌月色低。知道金吾不禁夜，星桥火树厂門西。』（原注：上元夜，沿街俱張灯彩，琉璃厂为游人聚处。）又史梦兰之光厂即目云：『火齐珊瑚間木难，趁墟人自宝山还。手持匕著渾难下，大似何曾食万錢。』（原注：都門灯市，以琉璃厂为最。厂前陈設，珠玉玩好毕集，自正月初四五至十六七而罢，名曰光厂。）又沈丙瑩都門新年詞云：『琉璃厂里琉璃器，盛得魚苗血色朱。又听街头声咏咏，儿童口插响壶卢。』按所說响壶卢，大似倒掖气，近年来已絕迹矣。以上为道光前后，琉璃厂新春情景。

李慈銘桃花圣解齋日記，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叙及当时厂甸云：『下午复游厂市，至窑甸中，旁有呂祖祠，妇女燒香者尤众。前者有小石桥，已陷土中，俗名厂桥，盖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

經脉流通，今皆久成平陸，并凉水河亦久迷其处」云云。所指清厂潭者，在琉璃厂西門外，即今之前青厂一帶是也。

今海王村公園稍北之北京师范大学即窑厂旧基，本有土丘，清光緒年間，每屆春暖風和，南城一帶兒童，多在此放風箏。當日風俗，有光緒十二年李虹若所編朝市叢載內所刊厂甸正月竹枝詞十二首，記之極詳。詞曰：『學生放学放風箏，观是仁威不著名。哦咤蜈蚣声不响，厂桥今日換蒲綳。』『火神庙接呂祖祠，购买新书归去迟。价比坊中平日貴，兩人笑向說便宜。』『仙境蓬萊琉璃坊，六王相法說荒唐。殷殷犹問明年运，兩鬢新沾昨夜霜。』『香墨春聯福祿林，沙蛇一道臭沟深。撈蒲骰子探怀出，袖手高呼买口琴。』『杂沓游人裙屐同，阳和烟景凤城中。更尋西北城边路，观上仍名曹老公。』『雪晴滿路是泥塘，車畔呼儿走不忙。三尺动搖風欲折，葫芦一串蘸冰糖。』『狗熊傀儡互喧闐，汚粉淋漓跑旱船。抖起空竹入云表，千人仰面站沟沿。』『眞贋图书辨目工，清風明月一錢同。宜知鼠璞无昂值，笑指留系考相公。』『大鞍車駐厂桥东，鬢影衣香紗碧籠。一串明珠呼太太，报捐夫婿是郎中。』『藍布長衫兩腿盘，三河小妇跨車轅。金錢抛出珠帘揭，竹馬泥孩摆一攤。』『花盆鞋底样翻新，扁担長弯入座人。到耳一声糖豌豆，蕉霜五色杂瓜仁。』『小帽長衫才散衙，緞靴健僕走橫斜。摘將眼鏡匆匆避，对面偏逢太太車。』『宋伯魯京師新岁戏作俳諧体六首，其一云：』『十色璘斑百宝陈，海王村市踏紅尘，哥盜子玉皆无价，土偶繒花总乱眞。殘雪潤流簫鼓韵，夕阳人醉綺罗春。探奇更到祝融寺，凤羽麟毛眩目新。』按末兩句系指火神庙而言。又鮑东植都門百二咏云：『厂甸开时百貨全，肩摩轂击日喧闐。風箏骨董兼糖豆，尽賺兒童大老錢。』又夏仁虎厂甸新春竹枝詞云：『尋常裝裹鎮疏慵，話到春游兴轉濃。不下珠帘恣俊賞，嫩寒禁得紙鴛風。』『錦衣怒馬逐尘香，

白哲誰家年少郎。贏得車中一回顾，如膺九錫下华堂。『玻璃一尺亞輕紗，灼灼釵光溜鬢鴉。浪蝶游蜂誤相逐，車帘斜插相生花。』『清游未足易黃昏，魚钥先愁下禁閤。陌上花开休緩緩，一鞭归路指前尘。』『春來眼福數誰先，腰劍肩章立两边。閑煞金吾无个事，凭伊点綴太平年。』『窄袖长袍結束新，蛮靴細碎蹙香尘。女儿爱作男儿样，扑朔迷离辨未真。』『空际晨星点点浮，也将科学作嬉游。風前拍手天边看，知有人抛养气球。』『无遮会里竞时新，忉利华鬘拥色身。清兴未闌宜斗茗，大家齐上上林春。』

昔年元夕，琉璃厂設铁判官，高丈余，空其腹，以煤炭爇之，耳目口鼻皆火光，謂之火判官。又一說是泥塑判官。陈文瑞瘦松柏斋初集光厂詞云：『竭从陶瓦看琉璃，弗地張帷徧酒奚。好月当头浣中上，美游如蟻厂东西。』『春随地气上騰时，羊角風罡旋旋吹。天半紙鳶飞去穩，繰車閑理手中絲。』『岳王祠宇铁人跪，秦相威名火判燒。比似西湖买黃胖，十千傀儡几焦僥。』『落灯前后試灯初，夜市人多午市如。容易光阴倏燕九，雪花風里不停車。』『琳琅珠玉宝山輝，蠹簡魚牋售者稀。我不負游游負我，百錢时购異书归。』述火判，兼述当日風俗，堪供參考。

清代每逢子、午、卯、酉之年，順天乡試，士子麇集都門，三場試毕，多因远道留滯輦轂，靜候榜音。发榜日期，約在重阳前后，例由欽天监選擇，屆期清晨，主試及各房考齐集衡鑑堂，公同取出中式各卷，逐一校对，朱墨无誤，然后开拆弥封，付写榜吏填寫姓名、籍貫。維时大門封鎖，内外关防严密，任何人不能随意出入，惟向业报房之人，預先賄通閤中侍役，囑榜吏填寫时，随取小红紙书中式者姓名，从門隙递出，外面有人預約，接得此項紙条，立即馳赴各考生寓报捷，博取賞金。若輩在琉璃厂临时租門面一間，或在隙地搭盖芦棚，以所得中式名条，粘貼于內，士子热心功名，不及候报房中人前来，則向看守紅录者，付給京

錢三五吊，入內先睹为快，謂之看紅录。甲出乙入，忙碌異常，获隽者欣然有喜色，其名落孙山者，嗒焉若喪。惟闌中填榜，非頃刻所能竣事，隨填隨有人往外傳遞，每历半小时，送到紅录一次，每次十名，故榜未填竣，僥幸之心終未尽泯也。

琉璃厂地既幽靜，又有书肆可供浏览，故寄居于此者，不乏好学之士，如王士禎、罗聘、孙星衍等皆是。王士禎寓中之古藤，咏者尤多，乾隆时吳省欽之古藤詩思图詩有『……傳聞誉树初，漁洋結詩屋。屋圯藤半枯，典宅几营筑』，即述此。罗聘尝携其子允纘，寓琉璃厂之观音閣，以画为生。柳得恭灤阳录謂罗两峰在京之日，落拓可怜，是罗氏当时，画名虽著，而处境初非甚裕。孙星衍尝僦居琉璃厂桥之西，罗两峰为繪昔梦图，图中之书堂間字，即指此也。

清代藏书家，旅居北京，无不往游琉璃厂，盖搜集善本，罔不求之厂肆也。乾隆时黃丕烈尝有詩云：『琉璃厂里两书淫，薏友薏翁是素心。我羨小娜嬛福地，子孙世守到于今。』嘉庆年潘际云清芬堂集琉璃厂詩云：『细雨无尘架小車，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輿夫語：莫典春衣又买书。』

琉璃厂乾隆时之书业情形，有李文藻之琉璃厂书肆記，至光緒年，复有繆荃孙之琉璃厂书肆后記，均极簡赅。后有署名顧公者，著有嫺窩筆記，中有京城之书肆沿革一則，补繆作之所未及，可作三記讀。略謂：『清自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直极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书乃大貴。于时南皮張文襄方任四川学政，有书目答問之作，学者按图索驥，賈人飾櫝卖珠，于是紙貴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其时宋槧本，計叶酬直，每叶三五錢；殿板以册計，每册一二两；康乾旧板每册五六錢；然如孙錢黃顧所刊諸丛